

【美】T.S.勒纳 著 | 伍秋子 译

斯芬克斯的 诅咒

S.Learner
SPHINX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014038270

【美】T.S. 勒纳 著 | 伍秋子 译

斯芬克斯的 诅咒

I712.45
2054



T.S.Learner
SPHINX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北航

C1724019

I712.45
2054

072880410

版贸核渝字(2013)第18号
Sphinx by Tobsha Learner
Copyright © 2010 by Tobsha Tearn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芬克斯的诅咒 / (美) 勒纳著; 伍秋子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229-06414-3

I. ①斯… II. ①勒… ②伍…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1403号

斯芬克斯的诅咒 SIFENKESI DE ZUZHOU

[美] 勒纳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郑玲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一亩幻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45千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414-3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RELUDE 序

望着沙漠，我又想起了在埃及度过的一年，那是我人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光。我总是惊诧于沙粒的魔力，它们时而缓步前移，时而涓涓流动，时而以沙尘暴的形式狂野地掠过地平线，运动时它们相互碰撞，感觉就像玻璃球或者魔法球。

也让我想起，如果那时我有上帝之眼，有他那样可以一下子将世界上所有沙漠都一览无余的视野，我就会在沙尘暴出现时发现它们其实都是以某种形式出现，而这些形式构成了一个密码——一个隐藏的预言。

Abu Rudeis oilfield, Western Sinai, Egypt, 1977

1977年，埃及，

西奈半岛，

阿布茹德斯油田。

旋风卷起的沙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掠过，它的运行轨迹神秘而不可捉摸。贝都因人相信，这样的尘暴象征那些不安的幽魂，他们的尸骨没有得到安葬，丢弃在荒漠中。这是某种凶兆吗？担心钻工们有这样的顾虑，我不禁扫了他们一眼。这些工人都是粗犷胆大的壮汉，工作服上沾满污垢和石油，整个人都黑乎乎的，看到尘暴，他们都停下手中的活，握着工具，敬畏地看着远方。

发电机的隆隆声滚过沙漠，仿佛某种巨兽发出的吼声，蔓延至矗立着油泵、千斤顶和钻机设备的区域。在那儿，苍穹下井架巍然屹立。阿布茹德斯油田在1967年战争中由以色列占领，直到两年前，也就是1975年11月，此油田才交还埃及控制，因此军队的坦克仍在油田边界巡逻。现在就能看到远处有一辆坦克在缓缓巡视。由于以色列边界距油田不远，这个地区极易出现争端。尽管埃及总统萨达特近期试图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气氛还是很紧张，整个地区就像个火药桶。似乎任何一个突发举动——一辆吉普偏离车道或者一阵鲁莽的大喊——交火便会一触即发。

控制塔上的工人一时间愣住了，等我发出开钻的指令。不远处停着一辆吉普车，车门开着，司机在调电台，能看到他的夹克下凸起的手枪也随着他的动作起伏。乡村和西部音乐与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卜忧郁的嗓音交织在一起，哀伤的阿拉伯歌谣伴随着热浪在刺眼的苍茫大漠中回荡。

司机一边大喊“沃诺克先生”，一边指着长袍袖子下露出的假劳力士手表。我冲他点了点头，便转身看新建的钻塔。井架悬在岩石地面上。工人们都围拢到控制台边，满怀期望、颇为紧张地注视着我。他们就等我做出拇指向下的动作，这是开始钻井的信号。我的助理穆斯塔法·萨赫尔与我目光相交，冲我笑了一下，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举起了手，示意大家开工，油田一下子又沸腾了起来。我跳到地面上，紧接着就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这时，我的妻子伊莎贝拉的样子闪过脑海——刚刚沐浴出来，湿漉漉的头发散到腰间，脸上挂着诱人而勉强的微笑。我们已经八个星期没有见面了。

我小心翼翼抬起头，回头望去。仅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喷射而出的石油已经变成

巨大的火柱。我大喊：“井喷！”我害怕大火会殃及我们自己的油井。工人们立马爬下控制台，由于惊慌失措，个个手忙脚乱。不远处，一个受惊的士兵冲向大火，同时徒劳地用自动步枪向空中扫射。

“上车！上车！”司机冲我大喊。为了逃命，我飞奔向吉普车。

驱车回营地的路上，眼看滚滚黑烟沿着马路蔓延开来，我们一路默不作声。穆斯塔法盯着车窗外燃烧的油井，被大火淹没的钻塔渐渐离我们远去。

他在布达佩斯受过训练，可以说流利的带着私立学校口音的英语，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能有条理地分析数据，非常随和，与钻工们的关系很好，在政治动荡时期这是很大的优势。我雇他负责第三个项目，我们理解彼此的个性和原则，沟通时很有默契，无须多言，油田常常噪声不断，难以听清彼此在说什么，因此，这一点就显得至关重要。

“别这样！至少出事的不是新油井。公司会解决大火的，用不了几周我们就能重新开工了。”

“就算只是几周也意味着一大笔损失，这对我的国家不利。”

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将埃及石油工业国有化后，要求让当地劳力取代意大利、法国和希腊油田工人。但1970年纳赛尔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后，他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再次采取开放政策。我所在的地质咨询公司就得益于该政策。我受命于亚历山大石油公司，评估他们是否该在现有油田的南部钻井以开发更深层但还未证实的油藏。这个地区我一眼就挑中了，看到它，一种渴望之情油然而生。我看地形如同盲人读盲文。我外号“预言者”，被称作业内最出色的地形物理学家，以发现石油的慧眼闻名。但是这个绰号让我觉得很别扭，好像我有某种神秘的天赋一样。事实上，我只是在科学研究中注意细节，并且会冒别人不敢冒的险赌上一把。

六个月后，在穆斯塔法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说服公司：这片新地域值得他们为之冒险。

爆炸的巨响犹在耳边，不过剧烈的心跳逐渐平复下来。转身望向天边，傍晚的大海犹如一块漆黑的炭，海面微波粼粼。天空呈深橙色，在它的映衬下，海上石油钻塔就像褐色轮船，戴着与自己尺寸不符的巨大面具，像是一个个工厂小岛。每每看到这种景象，我都备受鼓舞。我闻了闻自己的手指，掺杂着烟味和燃烧的石油味。井喷让某些画面映入我的脑海。伊莎贝拉就是其中之一。上次见面我们发生了肢体冲突，从那以后就开始打冷战。在我跳到沙子上想要从咆哮的大火里逃生时，我突然有种强烈

的感觉：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和好如初了。这种可能再也无法见到她的想法让我痛不欲生。

石油地质学家们把大把时间都花在独立分析地震数据或者在现场研究核心样本上。有了一定的自给自足能力后，你会发现自我的声音充斥整个大脑，直到你发现自己对他人的建议完全置之不理。但五年的婚姻让我和伊莎贝拉成为一个不分彼此的整体。我们属于同一类人，为历史通过地质展现其进程和古文明留下的种种线索而痴迷。

作为海洋考古学家，伊莎贝拉涉猎的领域是海底山谷和悬崖。沿着环抱苏伊士运河东缘的海岸道路行驶时，我在想她是否仍在继续自己的海底探险，完全不顾我们之前对此的激烈争论。她在寻找一件古物，一个星象仪，她相信这个星象仪是安提凯希拉装置的原型，该装置由人工制造，可以追溯到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时代，甚至更早，于1901年在罗兹岛沿海被发现。安提凯希拉装置本身就非同寻常，它诞生后的一千年时间里，在机械精密度方面无出其右。然而伊莎贝拉坚信安提凯希拉装置一定有其前身。我的妻子在她专攻的领域里与众不同，她能根据仅有的几个事实，并凭自己敏锐的直觉知道哪个地点有误导性，以此做出重大发现。她的预感总是出奇般地正确，让很多年龄相近的同事气馁不已。她已经从事星象仪研究多年了，她相信自己的搜寻几个月内就会有结果。现在她已经把目光锁定在亚历山大城附近的阿布基尔湾，消失的赫拉克利翁曾经坐落于此，紧挨着沉没的是小有名气的埃及艳后宫殿所在地安提罗得岛，它们都是在1200年前的一次海啸中葬身海底。她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我们激烈争吵的导火索），最近开始了一系列的非法潜水。伊莎贝拉的痴迷让我感觉她有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我开始恐惧起来。

在我们到达营地，把车停在工人的瓦楞铁棚子附近时，我决定不管公司有何要求我都要在第二天一早乘飞机回亚历山大城一趟。

虽然地勤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地全力扑火，但是大火持续八小时后仍在肆虐。牵引机围着油井竖起了砂护堤，控制住了火势，但是价值上万美元的珍贵石油还在燃烧。

“朋友，大火是不可能被扑灭的。”我对穆罕默德（Mohamed）说道。他是油田的经理，四十多岁，平时总是乐呵呵的，但现在看起来很沮丧。他的大圆脸像泄了气的皮球，矗在脏兮兮的连衫裤工作服领子上，眼睛瞪着外面，眉毛上沾满了烟灰。

“已经投入了四十个工人和全部的灭火设备，不知道损失了多少加仑石油，可这该死的大火还不灭！没准哪一刻其他的油井也会燃烧起来，那麻烦就更大了。该死的以色列

列人！”

我说：“这不是蓄意破坏，只是由于运气不好或者疏忽。”

“疏忽？我们已经把能用的设备都派上用场了，本来就不太够，以色列人破坏油井后我们更力不从心了。我们有错吗？”

“我觉得现在该请外援了。”我小心建议道。

“绝不！我们的工人最终一定会把火势控制住。”

“‘最终’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说话时我尽力压制自己的愤怒。穆罕默德很善于拿设备做挡箭牌来避免丢面子。

经理皱着眉头看着我时，一直听我们说话的穆斯塔法稳步向前走去。我没有拦他。我们都知道他性情温和，对待油田经理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矛头指向政府和私企的抱怨很有一套。要是我另外三个最得力的油田助理听到这样的抱怨，他们早就发火了。

穆斯塔法的语气平和，说：“穆罕默德·沃诺克先生无意指责你的专业态度。这次火势很大，只有最好最专业的团队才能扑灭大火。他只是想建议你或许可以考虑请外面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我从办公室窗户扫视了一下外面的情况。看似有毒的雾气在火焰上方翻滚，蜿蜒地蔓延开来，所及之处无不被雾气淹没。

我说：“我知道一个叫比尔·安德森的得克萨斯州人开了一家消防公司。他收费不低，但对付大火经验丰富。他48小时内能到这儿。”

我在安哥拉初次遇到比尔·安德森。在与一个自封为石油大亨的叛军领袖谈判失败后，公司雇了一架小型飞机迅速带我飞离这个国家。比尔当时在尼日利亚附近，成功扑灭这个叛军领袖蓄意破坏引起的政府油井大火，他和我一样热爱这个地方。我们顺利说服当地机场的经理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躲藏，等下一班塞斯纳飞机的到来。当时除了一个水桶、一箱威士忌和一副扑克牌外，我们一无所有。到第二天晚上为止，我们发现在哲学、宗教和政治方面我们分歧很大，但到后一天早上时，我们已经成为毕生的挚友。

“48小时！可我们没有48小时能等了！”穆罕默德很沮丧地砸向桌子。

“你还有三十口完好无损的油井，外加一个待用的全新钻塔设备。你有48小时！”我草草写下安德森的电话号码，“事情处理完后我要回亚历山大一趟。这件事没有解决完之前我无法开辟可能的新油藏，太危险了。”

“公司不会乐意的。”

“朋友，这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了。”

穆罕默德叹了口气说道：“奥利弗（Oliver），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扑灭大火，所有的油井都会重新开工，你也可以开始重新钻井，真主保佑！”

“确实要听天由命了。”我折起记有电话号码的纸塞进他的胸前口袋，“你知道在哪能找到我。”

我到达亚历山大城时大概是清晨五点，天气急转直下。我们居住的公司别墅里没有电话，这并不稀奇，在埃及电话很稀少，大多数人都只能到邮局预定电话。因此我没办法通知伊莎贝拉我回来了，不得不让她惊讶令我很不安。尽管自己从事的探险潜水很危险，她还很反对我工作中的危险。但是现在她对油井爆炸还一无所知，我打算不告诉她。我现在最渴望的就是与她和好，抱她在怀里。

我尽量小声地拖着行李箱穿过别墅后面的鹅卵石小路，向那栋旧殖民别墅走去。保安刚要值完夜班，看见我，让我进入熟铁制的后门。封闭的花园成了避难所，因为外面正是狂风暴雨，棕榈树被吹得东倒西歪。蒂尼是一只阿尔萨斯警犬，听到我的脚步声便开始大叫起来。我轻轻地叫它的名字，它才耷拉下耳朵趴到地上。

掏钥匙的时候我仔细观察管家的公寓窗户。易卜拉欣是个做事谨慎、沉默寡言的人，他睡觉也睡得很沉。进去后，我关上橡木门，然后进入大门廊。大风吹得法式窗户的百叶窗咯吱作响，老式钢丝笼里的金丝雀也跟着大声地吱吱叫唤。我赶快关上窗户，让鸟平静下来。

这栋房子建于19世纪20年代，风格独特，混合了立体派和穆斯林建筑的夸张成分。原属英资，被纳赛尔国有化的贝尔石油公司的代表曾在此居住。在埃及殖民地时期，住在这里是最为人羡慕的差事，因为在这里能说会道而又满怀抱负的英国员工可以接触到过去从事棉花和石油产业的欧洲富豪家庭，伊莎贝拉就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他们原都是意大利人，在19世纪中叶移民到此并在20世纪成为繁盛兴旺的大家族。现在纳赛尔的照片取代了原主人的画像挂在墙上，很好地象征了原统治阶级的倒台。一天晚上，易卜拉欣很高兴地偷偷给我展示被取下后藏起来的那张画像，画像上的人戴着土耳其毡帽，帽子下面是典型的爱德华时代有着双下巴的脸，就像没落的殖民巴夏，因遭遇革命而流亡的垮台国君。

政局混乱时期，原来的家具都被丢弃了。像许多经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亚历山大欧洲人一样，家具厂经理一夜之间仓皇逃走，留下了装饰艺术风格的家具、沙

发和壁画，这些承载了财富积累的肮脏历史的东西，都被易卜拉欣妥善保存了起来。

卧室的门半开着。窗帘被拉上了，里面很暗，我差点被一个丢在地上的氧气瓶绊倒，氧气瓶旁边是一套潜水服和潜水面罩。隐约中，我只能辨别出伊莎贝拉躺在床上、展开四肢睡觉的轮廓。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侧灯，看到地毯上有几张铺开的地图，密密麻麻的线条勾勒出海底的样子，一个平行的地下世界，它的神秘让人向往。这一堆东西中间是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精巧的金属装置，刻度盘和齿轮放置在木盒中，看起来很神奇。刻度盘上刻有很多标记或符号，像表盘。我知道这只是我学艺术的弟弟加雷斯根据描述画的星象仪。伊莎贝拉和他走得很近，实际上比我和他还亲近，她把自己多年来通过图像资料研究收集的零零散散的信息告诉加雷斯，委托他画出这张图。现在图就在眼前，神圣般地静置在地板中央，就是因为它，我们总是争吵不休。

伊莎贝拉已经和衣入睡了，没有察觉到外界的动静。我蹑手蹑脚地跨过这些材料，想到她在完成一天的潜水后筋疲力尽倒在床上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吵醒她。

我坐在一个破旧的皮革扶手椅上，静静地看着她。月光滤过窗户，打在她带有几分刚气的脸上。

从世俗的眼光看，伊莎贝拉不属于那种漂亮的女人。她的外形有点过于削瘦，没有女人的丰满，她的嘴唇也有点过于单薄。她没有胸部可言，我甚至可以用一只手覆盖住她的臀部。她的姿势总蕴含一种欲望，前倾的身体让人感觉她时刻准备着奔跑。但是她的眼睛精致漂亮，她有着黑色的虹膜，如果盯着她的眼睛看久了，这种乌黑色会变成紫色。这些都是她面部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大得不成比例，让其他面部特征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了。然后是她勤于工作漂亮的双手，手指纤长，但由于长时间的水下工作或艰辛地拼接古物，手上的皮肤已经粗糙变暗，磨出了茧子。

别墅外一只夜鹰的鸣叫惊动了伊莎贝拉，她呻吟一下，翻了个身。我微笑着叹了口气，后悔我们不该争吵，不该因为生气冷战这么久。我为了伊莎贝拉融入另一种文化，接受他们的感情，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是个眷恋老地方的人。我在坎布里亚的一个矿山村长大，即使到了现在，有时梦里我还能看到广袤的奥陶纪石灰岩平地——我儿时成长的地方。我被大自然的稳固吸引，为大自然的缓慢演变而痴迷。如果找个词来形容我自己，那就是“聆听者”，我少言寡语，但伊莎贝拉正好相反，她很善于用语言来展现自己的特点，能抓住每一个机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并追溯到很远。但是，她能够读懂静默，尤其是我的不语。这是我爱上她的第二个原因。

伊莎贝拉保持不动，终于我控制不住自己，向前倾了一下，吵醒了她。她慢慢从睡梦中苏醒，醒后就冲我微笑。她没有说话，只是抬起手把我抱住。我俯下身子和她一起躺到床上。

伊莎贝拉由内而外散发着一股性感，一种让我们保持激情的与生俱来的狂野。我们常在不同寻常的地方做爱：电话亭里、能把繁忙的印度科钦港口尽收眼底的小船的帆布下、苏格兰沼泽地上。但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伊莎贝拉都喜欢处于控制地位。我边亲吻她，边抚摸她的胴体，感受她的睫毛在我脸颊的上下滑动。很快，我便完全沉浸在她眼中的欲火、变硬的乳头和湿润的下体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激情过后我躺在床上，在她身边蜷起身体，她又沉沉地入睡了。看着屋子，听着雨水拍打窗户的声音，我思绪万千，最后想到的是感谢我的婚姻、感谢我的生活、感谢我还活着。在夜深人静头脑最为清晰之时我意识到，现在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幸福。

两小时后我醒来时，发现伊莎贝拉站在开着的阳台门旁边，长发随风摆动，在清晨的天空下一丝不挂，丝质窗帘被风吹得打旋狂舞。

“伊莎贝拉，外面很凉！”

她没有理会我的话，一直注视压在树顶轰隆隆的乌云。我从床上起来，拿起一件睡衣过去把她包起来，然后关上门。

“求你了，我们再睡会儿吧？”

“我睡不着。奥利弗，为了找这个星象仪我已经付出了多少年的心血？十年？十五年？就是今天了，我知道！”

我瞟了一眼窗户，天空和昨天一样黑压压的。“这种天气不适合潜水。”

“我不管。”

“就不能多几天等到暴风雨过去吗？”

“不能。奥利弗，你不懂……”她突然停下来，看向远方。我决定岔开话题。

“我猜你一定有帮手，某些法国考古学家？那些意大利朋友？”

除了一个名为艾米利亚·林赫斯特的英国考古学家和一个刚在体育馆附近设立办公室的新来的年轻法国学者外，在亚历山大还很少听说海洋考古学，大家只知道关于埃及艳后沉入海底的宫殿的一些传闻。之前，政治局势一直是关注的重点，像解决贫困问题和满足亚历山大居民需求等问题。

伊莎贝拉冷冷地笑着说：“恐怕只有我和法赫尔。”

法赫尔·亚尔萨拉是一位年轻的潜水员，过去几个月里一直与伊莎贝拉合作。虽然他值得信赖、充满热情，潜水技术也好，但是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并不是考古学家。

“上帝啊，伊莎贝拉！”我更希望她加入一个合法的团队。在埃及非法潜水是很危险的，可以理解，埃及害怕敌人秘密进行军事侦察并偷取其水下的古物。唯一合法的方式就是由一名埃及官员和一个合法的由外国考古学家组成的团队陪同，但是伊莎贝拉从未真正遵守过什么规定。她在自己的领域里是个叛逆者，也因此被大家排斥，但不管她的职业立场如何，她的选址总是正确。这真是好坏参半，就是这种神秘的准确性给她的同事带来恐惧。

我们好像都有这种预知事物的天赋，但我从不愿意讨论它。我总觉得承认这种直觉意味着我的科学素养大打折扣，也违背了我坚信的无神论。我在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家庭长大，但我选择了无神论。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吧。”我试图把伊莎贝拉拉回床上，但没能成功。

“奥利弗，我今天必须潜水！一切都计划好了。我们发现一个拖船的沉船地点，我相信它属于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

船骸可以追溯到亚克兴海战。星象仪很可能一直都在船上，希腊历史学家西科勒斯提到克里奥帕特拉曾在加冕礼上得到过一件这样的物品。

“着什么急呢？你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再等几天又何妨？”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她似乎更加绝望，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感到如此担忧，我只知道伊莎贝拉脾气很倔。我看着她，绞尽脑汁想找另一个策略来对付她。

“亲爱的，整个区域都是军事区。”我把一只胳膊绕在她的腰间。

“我已经打点好了，到时会有一个官员陪在船上的。”

“真的？还是，他是你贿赂来的某个不可靠的家伙？”

她用开我的胳膊，说：“不管怎样我都会潜水。”

但是在她的愤怒下，我能感觉到她的不安，可能是担心我们的关系，担心婚姻或者担心事业。但如果我不够了解她，我可能会把它理解成一种恐惧。“所以你真的相信星象仪就在这艘船上？”我缓和下语气，问她，“那为什么克里奥帕特拉带它加入激烈的海战之中呢？”

“因为她绝望啊！当时的政治联盟已经转移，置她和马克·安东尼于危险境地，而屋大维正试图建立他的政权。她知道马克·安东尼对自己的军事优势还怀有幻

想，如果屋大维胜了，他会杀掉自己的爱人和孩子。所以这个女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西科勒斯把星象仪描述为一件强大的武器，可以预测何时起航、何时进攻。她一定是带它来帮助自己的爱人。

我尽力让我的表达不带有倾向性。我相信这是一个因果相续的世界：钻石是一种压碎的碳，大理石是一种碎石灰石，石油是一种压缩的有机物质。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可触知、可开发。而伊莎贝拉的世界是超自然的：事件的结局都是遵循因果报应逻辑的，个人对政治有着直接影响，也就是微观影响着宏观。我认为这是种错误的观念，人类中心说的世界观导致自满心理，决定论者相信有意义的命运。

我问：“如果克里奥帕特拉有那个星象仪，而它可以影响战争结果，那她为什么要逃走，把马克·安东尼抛下留给屋大维？”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我，我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战直到最后一刻，星象仪本可以救她的。”她执着的语气令我担心。我内心又激起强烈的想要保护她的欲望，但我知道在伊莎贝拉和她的追求间徘徊可能意味着我们婚姻的终结，当然我也会失去她对我的尊重。面对一个极度独立的、与家庭和文化抗争以获得追求自己职业的权利的女人，我只能信任她的决断。但是对于这次我无法插手的特殊潜水我心里总有隐隐的不安，她的痴迷让她孤注一掷。

外面响起一声巨雷，一阵狂风吹开窗户，掀倒一把藤椅。

我去关紧门时说：“外面正是暴风雨天气，今天不能潜水！”

她喊道：“就是因为太危险，我反而要去潜水！”

现在伊莎贝拉已经近乎歇斯底里，我知道继续争吵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你可以明天再潜水，天一亮就去。”说着，我拉她到我怀里，“我会和你一起去，好吗？”但是今天属于我们俩。我们要做一些甜美的事情。今天不是你祖父的生日纪念吗？我们可以去拜访你祖母。到明天早上，暴风雨就会过去，能见度会好很多。

她在我胸膛上小声说：“你不懂。”但是她已经温顺起来，我带她回到床上。

过去我以为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海边空气带有浓浓的咸味，盖住了废气的臭味和从夜市外的坛子里飘来的烧香的味道，很容易识别，这种气味还混杂着污水让人晕眩的臭气，想躲也躲不掉。伊莎贝拉关上出租车的窗户。长长的滨海路环绕着东港熠熠生辉的边缘曲线，我们沿路继续前行。车在红灯处停下来，我扫了一眼人行道上的几间咖啡店。成群的男人围坐在小

桌子周围，一些人穿着阿拉伯国家农夫的传统服饰——淡褐色的外衣和蓝色头巾，其他人穿的则是西方的服饰。他们几人一伙抽同一个水烟管，烟管的杆五颜六色的。咖啡店的黑白电视正大声放着足球赛，围观的中年和青年男性看得带劲，吵吵嚷嚷地。有人被罚犯规，男人们突然发出一阵喝彩。这让我想起英国，想起那些漫长的午后，我和父亲还有弟弟一起看球赛。我转身面向地中海，尽管海边是熙熙攘攘的繁华都市，我的内心却感到空虚孤寂。我回过神，感觉很欣慰，简单的回忆总是很美好。它让我远离人群，远离人们所犯的错误，远离生活的嘈杂。亚历山大城同埃及其他地方一样有着夸张的对立性：沙漠连着大海，三角洲的翠绿富饶围绕着尼罗河，而运河却紧挨着沙漠。有人说，亚历山大有一个前门、一个后门，除此之外几乎别无所有。

海湾西北部的水下是伊莎贝拉的打捞地点。这里曾是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发生激烈海战的地方，不难想象那个画面：古老的长木战舰加速前进，船桨嘎吱作响，船上的奴隶点燃炮弹，然后炮弹轰地飞出，在大海的波涛上呼啸前进。伊莎贝拉是听着克里奥帕特拉的沉城赫拉克莱翁的传奇故事长大的。家族的朋友总给她讲各种故事，如游泳时发现海底的奇异雕像和宫殿的废墟等。所有的故事都深深埋在她的心底，吸引她奋不顾身地去寻找其中的奥秘。我不禁对她的这种探险精神感到自豪，不管它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我牵起她的手，车继续朝她祖母的别墅行驶。

巴尔克莱郊区很富裕，仍保留一些原有的别墅。大铁门内的花园里有九重葛、莲花、开花的仙人掌和棕榈树。伊莎贝拉家是布莱姆比拉家族，曾经庞大而有势力的意大利-亚历山大社区的重要家族之一。她父亲，保罗，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不久去世，当时为了反抗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军事袭击——原因是在美国和英国撤回出资修建阿斯旺大坝后的提议后，纳赛尔总统决定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纳赛尔控制了巴尔克莱地区的所有外资公司，并驱逐出了很多旧殖民阶级。保罗曾是意大利赛艇俱乐部和扶轮社主席，并拥有一家经营成功的轧棉工厂，但他从工厂所有者被迫一夜之间变为了经理，加工棉籽的工厂交到世代在棉花地里工作的阿拉伯农夫手里。对他来说这种耻辱无法容忍，几周后便死于心脏病。他年轻的妻子塞西莉亚同年再嫁，搬回了意大利，把八岁的女儿留给她的祖父母抚养。

多年来，伊莎贝拉很少提起她的母亲。她的祖父乔瓦尼·布莱姆比拉经历了儿子去世、家族衰落的双重打击后，开始过隐居的生活，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打猎和研究埃及古物，直到十年前去世。现在他的遗孀弗朗西斯卡·布莱姆比拉被迫租出十层楼的别墅，并以几十年的期限抵押了所有珠宝。然而，她留下了作为陪嫁嫁妆跟她一

起过来的忠心耿耿的苏丹管家阿戴尔。虽然这些日子阿戴尔都是别墅的正式租客，不是受契约限制的佣人，但他还是穿着革命前佣人的制服：红色头巾和传统的埃及男士服装。只有在戏剧的最后一幕主仆二人才决定把戏进行到底：两个已逝时代的陈腐角色。

别墅虽然破旧，但仍让人过目不忘。出租车停在立着大理石柱子的门口时，我心里又浮现出那种熟悉的压迫感。伊莎贝拉家的背景显赫，虽然大部分财富都已消失殆尽。但我却没有任何背景，父亲是矿工，母亲是一个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她曾因为嫁给个新教徒而激怒自己的父母。

在我看来，她永远不会完全原谅我父亲把她带出自己原来的家。她是一名钢琴教师，与我那个务实、清心寡欲的父亲相比，她对孩子有更高的期望，而我父亲觉得儿子跟着他下矿井工作就足够了。尽管他们一直都意见不合，但是他们的婚姻却很美满，几年前我母亲去世了，那以后我父亲就像是一只失去了舵的小船，没有了生活的方向。

我的童年教给我，如果有上帝，他当然会让我的父母经历磨难。在我看来，越穷就越虔诚，也就是说人会放弃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这种观念让我放弃了天主教，大学时转为社会主义倾向，并最终转为唯物主义。

下车时，我们注意到一辆黄色菲亚特跑车。“那是赫尔墨斯的车，这次相遇一定会有趣。”伊莎贝拉说道，语气里带有一丝戒备。

她的这种反应让我很惊讶。一般，伊莎贝拉见到赫尔墨斯都很热情，他是她少有的几个导师之一。

“我觉得弗朗西斯卡讨厌他？”

“对，但是今天本来是我祖父的诞辰。赫尔墨斯总是像我祖父健在时一样过来拜访。祖母很有教养，不好意思拒绝他。”

赫尔墨斯是一名埃及古物学家，也是伊莎贝拉祖父的老朋友。乔瓦尼·布莱姆比拉去世时，赫尔墨斯早已和她的孙女伊莎贝拉成为好友，他们对神秘、占星术和宗教哲学有着同样的兴趣，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痴迷。他还是著名的象形文字翻译家，他和伊莎贝拉可以花好几小时翻译象形文字。伊莎贝拉对他充满信任，虽然我不赞成赫尔墨斯在神秘事物方面对伊莎贝拉的影响，但我还是很欣赏他冷面幽默的机智。

我们已经用完午餐，现在在暖房喝咖啡，等着午餐的最后一样食物——传统的果子酱。弗朗西斯卡与赫尔墨斯面对面坐着，其中弗朗西斯卡所坐的椅子不禁让人想到

18世纪巴洛克风格的木质宝座，这是她没有卖掉的古物之一。虽已年过八旬，但她还是像个舞者一样坐得笔直，展现出古典欧洲人的优雅。她的头发染成了黑色，留着短短的波浪发型，淡褐色的皮肤已经变皱，陷进骨头里，她来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的样子还让我联想到19世纪30年代的罗马。

相比之下，赫尔墨斯懒散地坐在皮椅上。他的头发很长，银色的发根衬着染成紫红色的发丝，一绺一绺地披在肩上。他以前一定差点被人当成老妇人，因为他脸上没什么胡子。他的眼睛是金黄色，虹膜上带有一丝淡黄，说明他的祖辈出现过异族通婚。他的脸型是很典型的苏丹人的脸型，不过他单薄的嘴唇让他看起来又有点欧洲人的样子。他的手因为关节炎的缘故已经变得扭曲，透露出他的真实年龄。伊莎贝拉给我说过，他大概七十岁了。

一个装满果子酱的银色果盘放到了桌子上，十个配套的银匙摆在厚厚的金色果酱周围，它们的弧线就像是天鹅的长颈。每个银匙都代表一位家庭成员，其中很多人早已离开人世。阿戴尔还在嵌有珍珠的木桌上放了四只玻璃杯。我赶快喝了点水，去除嘴里果子酱又甜又苦的味道，然后拿一小杯浓浓的咖啡。

伊莎贝拉还是无法放轻松。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打开百叶窗。她的忧虑就像一个导体，能引起闪电，划破天空。顷刻间，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

弗朗西斯卡愤怒地叹气说：“你以为希望天气好转，它就能好转吗，伊莎贝拉？坐下，我刚才一直压着自己不说，可是你让我精神紧张。”

赫尔墨斯像背台词一样陶醉地说：“你的孙女必须冒着恶劣的天气潜水去找她的‘圣杯’。考古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它能发掘我们内在的开拓精神。”

我说：“赫尔墨斯，麻烦你不要鼓励她。至少不是在这种恐怖的天气下。”

“巴里·道格拉斯就曾在恶劣的天气下潜水。”伊莎贝拉边说边凝望着外面昏暗的天空。

我反驳说：“巴里·道格拉斯自称是冒险家，他并不是对事物感兴趣，他只喜欢干严重违法和能彰显他的男性征服欲的事儿。”

伊莎贝拉忍住笑声，而弗朗西斯卡不以为然地盯着我。

巴里·道格拉斯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是一个爱炫耀的澳大利亚人，已经在亚历山大城住了很多年。他是考古物品修复专家，尤其是修复青铜制物品。工作之余他常去酒吧，我也经常和他一起去。他的低级幽默和质朴总能让人很轻松，暂时忘掉忙乱的都市生活。

弗朗西斯卡转向我说：“你必须说服伊莎贝拉放弃她荒唐的搜寻工作，正是那种痴狂毁了我丈夫。”

赫尔墨斯咕哝道：“弗朗西斯卡，是国有化毁了乔瓦尼。”

弗朗西斯卡紧张地瞥向阿戴尔。虽然我知道赫尔墨斯说过冒犯的话，但是在这个仍处于从旧殖民封建主义向一个更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艰难转型阶段的国家来说，发出这种言论还是很危险的。而且，萨达特想把埃及建设为一个自由的世界市场，他所采取的措施最近引起了大范围的粮食暴乱。一夜间，配给卡一文不值，因为人民几乎买不到大米和面包，甚至都买不到做饭用的煤气，他们才奋起反抗。

她很不同意地说：“嘘！我不会容忍家里出现这么激进的想法。”

两位老人间的炮火味越来越大，伊莎贝拉不得不介入。

“好了！祖母，这个发现会帮我确立名声，你就等着看吧！”

弗朗西斯卡不祥地答道：“它会毁了你！我们真不该让你去上大学啊！”

我感觉一场口水战就要爆发。伊莎贝拉被牛津大学录取，到玛格丽特夫人会堂学习考古学的消息令祖父高兴，但却令祖母惊骇。弗朗西斯卡很传统，本希望伊莎贝拉能体面地嫁到门当户对的人家。不过，她选择了我。

伊莎贝拉反嘴说：“所以，如果我当时像母亲一样嫁个亿万富翁，你就会为我骄傲了？”

弗朗西斯卡动作很小地朝手掌呸了一下，她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我还是应该庆幸，至少你嫁出去了。只是他是个英国人这件事让我不太高兴。”

她又转向我，生气地说：“你也知道，我丈夫曾在战争期间被英国人囚禁在集中营里。”

“其他所有反对同盟军的民族主义者也都关在一起，他们别无选择。要不然，祖父就会投靠隆美尔，参加战斗，英国那时处于防守状态。另外，叫它集中营有点夸张了，祖母。毕竟，祖父是法西斯党的正式成员。”我都还没有找到机会反驳，伊莎贝拉突然插话进来。

“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爱意大利。对，他一直穿印有墨索里尼头像的T恤直到领袖推行那些愚蠢的种族法律。在亚历山大，那些法律就意味着法西斯的终结。从此，信仰不同的人可以相互沟通了——犹太人、科普特人、天主教徒、希腊人。那时候就已经不成问题了。”弗朗西斯卡深深叹了口气，尽量控制自己不去画十字圣号，

“他也是个英国人和无神论者。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